

从去年初春到今年初夏，我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去浙江省宁海县下生活，在那边的乡村里留下了自己的脚印。

际的乡愁，或是唱一曲哀叹乡村没落乃至消逝的挽歌。

我选择的一个蹲点的村子是岔路镇湖头村，之所以做这个选择，是因为

特别的荣誉

简平

它是第一批推行《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》的村子。“三十六条”是可操作性极强的一份权力清单，村干部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，该做的怎么做，一清二楚。以前，村

“春归何处？寂寞无行路。若有人知春去处，唤取归来同住。”每每读到这首词时，便有一种春的萌动悄悄沁入心怀。

举目四顾，那灿烂明媚的阳光，饱蘸着春风的暖意，掬起心中的热望，洒向绿树成荫的江堤上；那一只只飞鸟，抛开了所有的负重，在红花绿柳的枝头，上腾下跳，呼朋引伴，清亮的歌喉嘹亮了天空，也嘹亮了一颗休眠的心；那阶前砖石缝隙挤出的簇簇青草，宛如一个个灵性的胎儿，带着无数的渴望与柔情，执拗地刺破了大地的肚皮，欣欣然展露出唐诗宋词的生气；那一双双燕子在古老的屋檐下交颈呢喃，为早春的半岛平添了一道鲜活的靓丽；那一株株迎春花，芬芳的绮念层层折叠于房前屋后，小心翼翼擎起黄土地春天的秘密……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尤喜故国的春雨落地无声的壮美情景。那爱的春雨下起来柔柔弱弱似有还无，但那滴滴珍贵如油的雨滴飘飘荡荡，搅得远山近水大地生烟，到处一片朦朦胧胧生动景象。遥遥望去，一片淡淡的蓝烟，裹着山抱着树，踩着黄土地干涩的脚踪，落在田野里，击在山崖上，粘在炊烟里，时急时缓，犹如古筝弹奏，马铃轻鸣，带着独有的清凉与豪爽，在天地之间划着道道美丽的弧线，留下如烟如雾、如梦如痴的幻影。此时此刻，或许川蜀古道、漠北寒烟、江南靛影、北国雄奇……都用心倾听那最妙妙的雨声，会感受到春雨的婉约含蓄，春雨的单纯温柔，春雨的深邃透彻，春雨的洒脱奔放；此时此刻，故乡虽被一片贫瘠的土地包围着，但它偏偏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史诗般的杰作。春雨的思绪滋润着莽莽昆仑的神奇、巴山蜀水的魅力、梦回乡关的诗意、西湖浪漫的传奇、敦煌飞天的飘逸，让爱的使者为世界捧出亘古少有的奇迹；此时此刻，刘禹锡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踏歌声”的含情脉脉，高鼎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”的诗情画意；贺知章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精雕妙刻，王之涣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深沉感悟，都在粗犷刚烈的节奏中找到快乐，让诗意与浪漫零距离地融入大自然，走进故乡的情感世界。

对于如花似玉的春天，我有太多的感悟。不管是春光、春花、春风、春雨，它都像一片灵动的火花，在春的照耀下不甘平庸不甘寂寞地燃烧着，让整个生命的内涵不再拘禁在固有的圈子。“你如果永远面向太阳，那么你永远也看不到阴影”。所以，沐浴在暖暖的春风里，不要感叹流年，不要担忧未来。看看高山峻岭、江河湖海，思绪就会随春风一起飘逸，去珍惜每一缕春天阳光的温暖，每一丝春风的微笑，每一片春柳的茁壮，每一只雄鹰的豪迈，每一次拥有的启迪。因为，又是一度阳春路，春风已过玉门关。用信念扛起春天赋予的精气神，迈向属于生命奋斗的时光，以坦然和自信去耕耘那个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今年是文学革命运动一百周年。此时，我想起了鲁迅。我心目中能称经典作家者，不仅要有作品传世，更要本身的修为和人生叙事精彩纷呈，可圈可点，乃至高山仰止。从这个视角望出去，中国近现代作家中，唯鲁迅先生独尊。在中国受教育长大成人的，都会有这样的体会：读鲁迅是我们一生漫长的语文功课。小学读《故乡》的前半段，那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刺向一匹獐的少年闰土，以及中学读《故乡》完整篇，手如松树皮一样粗糙神情麻木的老年闰土，像是通往我们心中鲁迅明暗两个世界的门。少年闰土伴随着《社戏》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是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”，是偷着乐的童年美好。老年闰土伴随《药》《祝福》《阿Q正传》，

敢过问。可现在不行了，一切都放在了阳光底下。我在湖头村见证了这么一件事情。村里想盖一栋综合楼，除了办公室，里面还有大戏台，有村民活动室。没有村民反对，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可一旦真要启动，那牵涉到拆迁的十几户村民却全都不肯签字画押，事实上，他们并非谋取高额拆迁补偿，而是压根不信任村干部，他们就是这么想的：村干部不就是拿项目做人情捞好处吗？现在，有“三十六条”了，我看到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民，都瞪大眼睛盯着每一个程序，一步都休想走歪。拆迁补偿方案、工程预算等等，最后一关必须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。随后，由县镇公共资源管理机构委托第三方进行公开招标；村里则组建专项工程管理小组对工程实施全程监管；账目公开，工程款层层审核后通过乡镇“三资”管理中心进行转账支付，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公示。那些天，村主任拿着“三十六条”，挨个去拆迁村民家，他说：“这下你们放心了吧，以前那种村干部私底下叫人来做工程的事，现在完全不可以了，招投标统统公开，每一分钱的去向你们统统掌握。”确实，办事一透明，村民们的疑虑消除了，多少年都没有盖成的综合楼终于建起来了。

下生活越是深入，越能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心贴心相连。那天，我一走进湖头村就感觉不对劲，空气里有一股难闻的臭味。原来，这些天下雨，村里才铺设的污水管道却排污不畅，导致几处窨井污水满溢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工程承包单位却要村里在工程验收合格单上签字。当然，这被村民们拒绝了。有人受请托来给村主任送礼，村主任说，你们拿回去，甭想买通我，我要在村里呆一辈子的，我不想因此永远被村民们指指戳戳。可那家承包单位似乎很强势，整改措施都没好好落实，却又拿着工程验收合格单催促村里签字了。村民们议论纷纷。如今，实行“三十六条”后，获得尊

严感的村民们已经重新发现了自己在村庄里的地位，他们是真正有话语权的。我与村民们一处处地去踏勘，每一个有质量问题的地方都记录下来，然后，和村民代表们一起去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。很快，局面开始扭转。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已与村民们融为一体了。

确实，这次下生活，让我看到了别一种乡村的面貌，对人民群众火热的现实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。在我回上海的高铁上，县委副书记李贵军发来微信，告诉我已按要求将宁海县乡村推行“三十六条”的工作报告送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。前几天，我忽然收到一份快递，打开之后，既惊讶也很惊喜，那是湖头村颁发给我的荣誉村民证书，这在我所获得的荣誉中是最特别的，也是我最珍惜的。

印中岁月

孙慰祖

印上起造

我和弟弟都结婚了，在房产所申请的住房越来越渺茫，让父母愁苦好多年。二十年后我买了房子，父亲急着坐上轮椅要来看。他一定想起当年城里私房归公的情景，还有带着我们一次次搬家的无奈。庚寅三月慰祖。



各式皮鞋水陆两用，元宝匿迹，路上的轮胎多起来。戊子秋夜临窗遐想因记，慰祖。时沪上连日暴雨，报载乃百年一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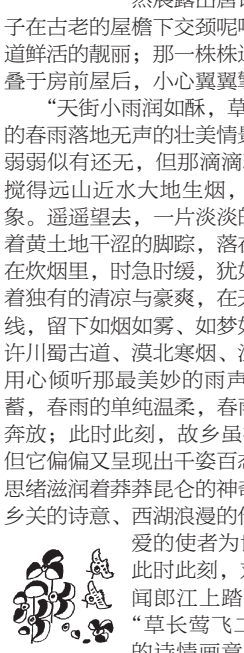
始于足下

元宝雨鞋一直是城里人的伴。偶见高筒雨靴走在水里意气高昂，周围人只有羡慕，买不到。橡胶紧张，帝国主义封锁。中学毕业听说云南种橡胶，为中国争气，很多同学奔向那里。如今大雨天男女



唤取春来同住

叶振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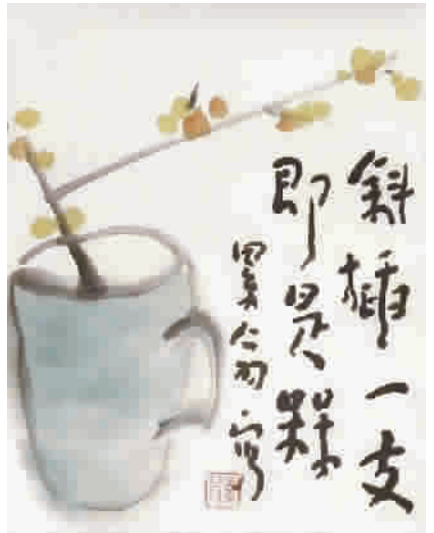


斜插一支即是梅

斜插一支即是梅。荆歌。今年文学革命运动一百周年。此时，我想起了鲁迅。我心目中能称经典作家者，不仅要有作品传世，更要本身的修为和人生叙事精彩纷呈，可圈可点，乃至高山仰止。从这个视角望出去，中国近现代作家中，唯鲁迅先生独尊。在中国受教育长大成人的，都会有这样的体会：读鲁迅是我们一生漫长的语文功课。小学读《故乡》的前半段，那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刺向一匹獐的少年闰土，以及中学读《故乡》完整篇，手如松树皮一样粗糙神情麻木的老年闰土，像是通往我们心中鲁迅明暗两个世界的门。少年闰土伴随着《社戏》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是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”，是偷着乐的童年美好。老年闰土伴随《药》《祝福》《阿Q正传》，甚至《狂人日记》和《孔乙己》，是阴冷是灰暗，并且最终定格成我们心中的颜色。长大后读鲁迅，读到的是启蒙者、乡土小说家、白话先锋、文化学者、批评家和思想者。这样的鲁迅若放在今天，应该是拥趸万千的“网红”。作为开创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驱，《呐喊》与《彷徨》中，无论题材和文体构思，几乎没有一篇是一样的。他专注挖掘国人集体无意识，引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引流。他轻描淡写地把自己的这些作为，说成不过就是“表现的深切”和“格式的特别”。可是谁看不出其中的骄傲呢？总觉得有两副鲁迅的表情隐藏在文本背后：一个是智力上充满优越感的，像猎豹逡

巡草原扫描猎物然后迅猛出击，他从身边小事发掘出具有极高历史内涵的主题，以极具穿透力的语言，迅速抓住特点，甄别要害，然后快刀斩乱麻般地直入本质，突出对象的普遍意义。这是个写杂文的术》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的那个鲁迅完全是一样的。而另一个心思深邃的鲁迅则更像一位抒情诗人。他唯一的言情小说《伤逝》，在那个“问题小说”流行的年代，其无边落木萧萧而下的感伤深度和宽度，几乎无出其右者。有些写得像小说的杂文，也潜伏着鲁迅那不为常人的隐秘世界。《且介亭杂文》里的《阿金》大抵就是这样一篇情绪饱满的、小说一样的经典杂文。下层女仆阿金在一条弄堂的小天地里，居然声势嚣张，搅得四邻不得安宁。她大声宣布她要寻性伙伴、随心所欲从阳台上往下扔东西、拉拢围观的男人，为她与烟纸店的老女人吵架助阵、夜半三更幽会隔壁洋人的男仆“西崽”。可当西

斜插一支即是梅



荆歌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读鲁迅是一生的语文功课

公输于兰

鲁迅。他的许多小说也是杂文化的，典型人物个个是速写般扁平犀利的符号。读他笔下的阿Q、四铭、高尔础、文化山上的教授，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，那个闪烁着机智的小眼睛，一抹小胡子下，流露出“未免太过油滑”（鲁迅自称）的得意的鲁迅，与写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《“二丑”艺

术》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的那个鲁迅完全是一样的。而另一个心思深邃的鲁迅则更像一位抒情诗人。他唯一的言情小说《伤逝》，在那个“问题小说”流行的年代，其无边落木萧萧而下的感伤深度和宽度，几乎无出其右者。有些写得像小说的杂文，也潜伏着鲁迅那不为常人的隐秘世界。《且介亭杂文》里的《阿金》大抵就是这样一篇情绪饱满的、小说一样的经典杂文。下层女仆阿金在一条弄堂的小天地里，居然声势嚣张，搅得四邻不得安宁。她大声宣布她要寻性伙伴、随心所欲从阳台上往下扔东西、拉拢围观的男人，为她与烟纸店的老女人吵架助阵、夜半三更幽会隔壁洋人的男仆“西崽”。可当西

杭州自古名人众多，仅在西湖边的南山路溜达一圈，诸多遗迹便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。旖旎的风光和人文的胜境，千百年来曾令多少睥睨尘嚣之人产生归隐之心？东坡居士云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即为色；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”于是，有些文人便成了啸傲林泉、优游世外、与境神会的高士一族，他们在世人的眼中是神秘的，而在这样的隐居者中，只有极个别人被界定为“隐士”。

杭州自古以“隐士”名号流传后世、存有确切行迹且形成风光名胜的，不乏其人，俞曲园应属其中较突出的一位。

隐逸与回归

喻军

被誉为“西湖第一楼”的俞楼，是清代经学大师、史学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俞樾（字荫甫，号曲园）当年的住所和“诂经精舍”（讲学地），现辟为纪念馆。

俞曲园生于清朝渐趋衰颓的道光元年（公元1821年）。他30岁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，授庶吉士，亦曾担任国史编修及河南学政等职。但仅过了七年，即遭一位名叫曹澄庸的御史弹劾，罪名是“出题试士，割裂经文”。在此我们不必去探究事情的由来曲直，我们只需知道，这八个字的“罪名”直接导致了俞曲园被削职归田的后果。这对于37岁的俞曲园似乎是无常的捉弄，一般人遭此劫难可能从此消沉、一蹶不振，但对俞曲园而言，却无疑成为他人生的重要拐点。从此他退隐杭州，结庐西湖，以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实现了生命的突围。从俞曲园后来达到的成就看，难说那位告状的御史不是他的“命中贵人”！

由于有了大量空闲时间，加之湖光山色、纸上烟云的朝夕供养，俞曲园反倒心神疏旷，宠辱皆忘。他埋头学问，神游八荒，而且著书立说，佳作迭出。《日损益诗集》《群经平议》《诸子平议》等专著接连问世，收在《春在堂全书》的各学科著作达数百卷之巨，如颗颗饱满的果实缀满生命的枝头。曾国藩曾对同年乡榜的李鸿章、俞曲园做过如此比较：“李少荃拼命做官，俞荫甫拼命著书”。可见志趣不同，人生道路亦不同。赢弱的朝廷赶跑了一名小小的官员，却为中华文化史输送了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大师级的教育家。

由于学问渊博，著作等身，俞曲园先后受聘于苏州、杭州的多家讲堂。他在杭州“诂经精舍”讲学30余年，非常享受这种教书育人、无所羁绊的生活，常自感“每日凭栏俯瞰，湖光山色，皆在几席间，甚乐也”。受业弟子中，吴大澂、章太炎、徐花农、吴昌硕、张幼樵等人，皆成为各领域的杰出人才。

其实宦海浮沉，从无定数，一时遭挫、重被起用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果然，在俞曲园隐逸杭州期间，就有多位官员希望他复出，俞曲园却坚辞不就。他写过一对联句，是其心迹的袒露：“生无补于时，死无关于数，辛辛苦苦，著二百五十余卷书，流播四方，是亦足矣；仰无愧于天，俯无忤于人，浩浩荡荡，数半生三十多年事，放怀一笑，吾其归欤”！

俞曲园的生命历程，可以打消很多人对“隐士”的误解，以为这是一群消极避世的怪人。其实稍加深入，即发现真正的“隐士”是从生命的另一个层面来完善自我，现实担当；是从无法合流的外部世界向内在生命勇敢地回归。它必须建立在极大的付出和不计后果的投入上，才能坦然应对生存的考验；才能在五光十色的名利场外甘寂寞、艰难求存。在历史上，有些隐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。当然，历代亦不乏一些蓄足了资本、退隐山水的所谓致仕者，喜欢仿效隐士，岂非贻笑大方？

俞曲园活了86岁，葬于杭州三台山。他的后人中，出了像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这样的人物，为其曾孙。

患被争风吃醋的三个彪形大汉追打逃到她跟前寻求庇护时，她却赶紧将门关上，堵绝了他的逃路。文中有一段名言：“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，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，也不相信旦已亡殷……但向来的男性作者，大抵将败亡的大罪，推在女性身上，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。”家国兴亡的主题非常深刻。可是，文章开头一句“近几时，我最讨厌阿金”，那种深刻的讨厌，总让我想起许广平转注的鲁迅的一个笔名“宴之敖”。先生说：“宴从宀（家），从日，从女；敖从出，从放（《说文》作敖……）；意为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。”（《欣慰的纪念》）

明日请看 “梁门一入深似海，从此秋郎是天人”。 我读经典

